

語絲第一四六期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

祖父

王文元

把我那麻痺了的心重行喚醒來的，是祖父的死耗。時候是快到午夜了，我跟頻兩人買了酒從河沿上踏着雪地回來。月亮正圓；素淡幽清的光輝，從疏疏的枯枝中灑射下來，雪地上映着老勁秀逸的梅裝。遠近景色，彷彿罩上了一層輕柔的白紗，一切都入了詩境與畫境，要沒有腳底下沙沙的聲音，及頻的談話，我真要疑心在做微妙的夢了。

「你看我近來的生活如何？」我得意的問着。

「大兩樣了；不嘆氣，不悲觀，打落牙齒望肚裏吞的態度，是從城回來了纔有的。我看你快活得多了，不過對我們朋友們講來，却沒有從前的那樣有趣，一則你鑛天的忙，騰不出閒空夫來講笑話；二則你不談女人了。」頻回答着。

「那末今夜來談一下女人罷！」我彷彿要把那美中的

的不足給補足似的。

正談着已灣進了胡同。進了公寓，我急急地跑到自己的房裏，把酒瓶打開，與高彩烈的一個人先喝了起來，預備着暢談女人了。

「哈，頻！老傅的愛人你以為如何？我覺得額骨稍微高了一點；不過大體上說起來，總不能算壞的了，皮色白，姿勢好，性情大概也不致于壞吧……」

正談得起勁，頻把他那話頭打斷了。

「不要聽，人家的你又沾不着光！何犯着呢？講你自己的吧！」

「我自己的？嘿！誰是我的！我又不能平空地造出來，叫我怎樣講呢？」

「別撒謊啦，你一定有的，那天老姚不是說過的嗎？況且，如果你沒有，那為什麼老不肯回家……」我聽得不耐煩了，聲音在喉嚨頭咕嚕着，急待他說完了就跑出來抗辯。忽的，窗洞裏塞進一只手來。

「王先生，信！」

我連忙接了過來，急急地拆來一看，讀不到三行就糊糗了，心兒立刻飛回到幾千里外的故鄉去，我莫明其妙的呆住了。

「怎麼啦？」頻焦急地問。

「呀，」我苦笑着，「沒有什麼，不過死了一個人。」

「誰？」

「祖父。」

「喔，祖父不要緊；喝酒吧，我們還是繼續談女人。」頻想把我的哀感引開些。

「人總是要死的噢！對不對？」我又苦笑着，接着就乾了一杯；眼睛上覺得熱的利害，手有點抖。

靜默占據了一切，祇有那擺鐘的合節的滴搭聲，在替那時間老人前進的步伐唱着口令。我只是靜靜地呆呆地一口一口喝着酒；頻只是無法可想的東望西顧着，手裏用力的捏那蘿蔔皮。難受的靜寂逼住了我們，頻有點坐不住了；終于自言自語地說聲「走了」，就彷彿囚犯遇大赦似的跑了出去。我這時的心中，真感到了有嚴師走了的那麼舒適，心頭一鬆，伏在桌子上暢情地哭了起

來。那時候，只是一味地哭，一切的煩悶都沒有了。但那給人世蒙蔽了的心靈，經過了眼淚的洗濯，露出了純潔的本色來。久已失去了的「自我」，今夜又重行跑了出來，思想只是在記憶的路上奔着，過去十多年的生涯，悉數開展在心靈的淚眼前。我想起了祖父的悲涼寂寞的一生，想起了自己貧困潦倒的運命。

往事像影片似的一幕幕過去，糊糗的，清晰的，快樂的，悲哀的；等到那離別的一幕出來，我眼淚又加速的奔放了。

也是這樣的一個月夜，時間怕也是午夜吧；不過在好幾年前了。明朝我就將開始孤單地走上那所謂「人生之路」。我心中充滿了惜別的情緒，與前途的恐怖，一個人怎麼也睡他不着，翻來覆去的，不時發出幾聲低微的悲嘆。突然間，房門推開了，在朦朧的明殼窗上映進來的月光中，我辨出了進來的是我那年老慈祥的祖父！他幽幽地走到我的床前，坐在床沿上低聲微顫的向我說：

後，你最大的伯父死了，我難過了一日；你三姑母死了，我心中祇微微的感到一點不忍，及至你四姑六姑等都死去了，祇賸了你父親跟荷姑母，那時喲，我纔真的感到了難受的空虛與悲涼！然而我想你壯健的父親，總是一個未來幸福的寄托者，這心靈彷彿還是有歸宿的。

「你荷姑母是一個這樣有趣的女孩，你總還記得吧，這人總該快活一世的了，誰知呀，竟會弄到這樣的地步！從你姑丈吸了鴉片，把家私一切都弄完，把她趕跑了回來的時候，我見了唯一遺留着的愛女的境况，這才第一次咀咒了上帝……源，這種悲痛，你是還不夠了解的。那年秋天，你荷姑母在橫山的小屋裏飲恨的去世了，我那時起，不再去燒香唸佛。什麼果報與神靈，全都是狡猾者造出來欺騙善良的愚人的！唉，還有什麼話好說，命運的殘酷，竟會到這樣的地步，不久，竟又會見你牢騷抑鬱的父親在痛飲中與我永別！呀，那次我是大笑的了，笑那命運的殘忍，笑我自己的癡愚……」他在笑字上哭出了聲來。我一面聽着，一面想起那死在黑

黑的小屋裏的荷姑母與含淚寫詩死去的父親。我們兩人雖然懷着不同的悲哀，可是同樣的哭着。

「我早年是這樣的辛苦，暮年又是這樣的寂寞。」祖父又說了，「做人究竟是爲何來的，我愈老愈不明白了。我在人生路上跑的一程是何等的淒涼喲：半路上，背後絡絡續續來了九個兒女；終日終夜，我只是望前把你們拖着，氣喘汗出地望前拖着。等到我力氣漸漸地盡了，步伐也漸漸地亂了，想要回過頭去依靠一下的時候，他們却一個個撒手睡去了！如今我是走近了黃昏，回顧中，只是累累的荒冢！呀，上帝是處處愚弄着我欺騙着我……」咽鳴的聲音又打斷了他的話語。淚珠兒不絕地從打皺的臉上滾下來，我還是呆呆地靜聽着。

「我相信我從沒有虧待過一個人，也從沒有作過一點孽；但是，上天罰我到這個地步！……你，總算是我暮年的唯一安慰者了，從八歲管到你現在，唉，想不到，你又要遠遠地離我去了。唉！不是死別，就是生離，我老心裏，怎能受得了這些？……」這時，我心中

忽然急劇的跳動，猛起了自責的念頭：「你爲什麼要出去呢？你這自私的人，你忍拋了你年老無依的祖父而自己去尋活嗎？你這自私的卑陋的人！」我受不住良心的譴責說了：

「呀，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死活都要跟你在一塊兒的……」我滾在他身上大哭起來。

「源，鎮靜些吧，快不要這樣！」慈和的，悲痛的聲音又震盪着沉寂的空氣，「一個人總要在大處着想才對，我不過一時想起說說而已，你怎麼就當起真來呢？況且照你那樣的年紀，正是要往前奔走的時候，怎麼好爲我就停住了？就使說你愛我，而我可也不歡喜你在我跟前的；如果你能在外面好好兒的做人，就不說有什麼成功罷，只叫能在這光怪陸離的社會裏不致于墜落，也比你老守着我使我歡喜得多了。源呀！聽我的話罷！你此去第一要處處當心，所謂什麼親戚等等，都只是一些金錢的單純結合而已。看人要看他的背面，不要單看表面上就相信人家，要曉得殺你的就是恭維你的人；人們的笑裏是隱藏着銳利的刀呢。你祖父一生吃虧就是在這種

地方。還有一層，你得千萬記着的：你是一個無依無靠的人，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孤兒，你的言語與行動是沒有人會來替你負責的。有吃虧的地方，能忍就忍耐些兒；發作出來，結果總還是你喫更大的虧。你性子太倔強，總要改了才好，要曉得你此後是天涯一身的了呀！源，以後我雖然時時在家裏替你祈禱，但是一切總還是靠你自己的，你好好兒的做去罷。你在天的父親，冥冥中也會保佑着你！呀，源呀，切不要當這些是老話呀，這都是從我心底極深處發出來的，你好好的聽着，記着罷；再來時，恐怕我已不在這世界上的了……」我手背上不絕地滴着溫熱的水點。明殼窗上的月影已只賸東面的一角了，靜寂的空中，傳過兩三聲糊糊的更聲來。祖父似乎感到興奮後的疲乏了，把我的手推開，站起來要回房睡去。

「三更了，好好兒睏罷，明天要動身的，」說完了，他很決絕地走了出去。

我望着月光在窗上一移一移地逃去，又看那幽暗的明殼窗上映出些微白的浮光來。我怎麼也睏不着，一直到

窗上統紅的時候，我還是張大了眼睛，期待着睡神的到來。我就在這天的下午離去了兩山對峙的故鄉。臨走時，我尋不到祖父！我就這樣地開始了我那流浪的生活，這樣地走上了人生的道路！

祖父！誰知道那夜月光中別後，我竟再見不到你慈祥和悅的音容！幾年來，我東西飄盪，從沒有像你所期望的好好兒做過一天，祖父呀，我對不起你！然而，我的心！我能無愧的對你告白，幾年來從沒有不想好好兒做過。難堪的是遭際，難受的是命運；祖父呀！可憐我這無依無靠的幼弱者喲！別來幾年，你所能得到的關於我的消息，祇有我吞了眼淚寫的幾句「平安勿念」而已，唉，我的生活祇有我自己知道！

去年的事情，想起來使我最痛心：那回我因飢寒的逼迫，奔到C城，兩次經過上海。當時，我沒有一次不想回來望望你的，可是一種難言之痛，終於把我兩次都忍淚離去了黃浦。祖父，那知道你竟會在我回京一個月後，就與世長辭了！唉，你的死是我害你的，至少是我

把牠促成的；那時我瞞了你跑到C城，你得知之後，立刻寄信給我：

「……無論如何，不可從軍。如汝尚能憶及祖父者，務望火速回家；余精神日就衰頹，死亡乃旦夕間事，此次得知消息後，心痛之至，舊病又發矣。源，汝尚憶當年臨走前夕之言與乃父彌留時之淚點乎，汝忍見汝老祖飲恨長逝乎？……」

祖父，我雖然重又回來了，但你却因此病而長逝了！祖父呀，我如何對得住你？我知道在你臨終時，一定牽記而且痛恨着異鄉流浪的孤孫！

祖父呀！我今夜在北地遙哭，可是招得你孤苦寂寞之魂？呀，此後我再看不到慈祥的容顏，再聽不到婉和的聲音！

一九二七，四月，北京。

花瓣

花瓣

吳思

我有一個怪癖，花要落時，在就喜將花採來夾在書裏，在朋友的書信裡帶上一兩瓣。若有香氣的鮮花瓣帶

在信中更覺有味。

十六年春來到現在，我收起的花瓣有杏花，桃花，李花，梨花，月季，玫瑰，和許多奇異的小草花。

幾葉鮮的玫瑰，帶在朋友的信中最好，那香氣一定給看信的朋友一縷美感。我喜歡各種各樣的香氣，香花瓣總是世間的奇跡，不喜歡香氣的人，沒有一談的價值。

睡

她的被我也見過了，我還偷伏在那被上嗅了那香氣一回，她的語聲，衣裳，手，和白襪的腳，我都接觸到了，就有一件悶人的事，我沒見過她的睡。

晚間，我看見她的窗黑黑的，有時明着燭。早晨我就看見那挺秀的繚亂的髮，惺忪的眼，在門裏靜站着，倚着門掩着衣凝思。

我很想知道她的睡，但是爲了我心上的愛情的幽密，我就願保此幽密的幻想，不去賊似的偷看她的睡。

友情

淡淡的友情最好，淡淡其實却是最敬愛最有禮貌

的。嘖叨的多話有時也不好，耍笑滑稽則不懇切不親近的。似了。

這種淡淡也可說是愚呆的心，對於懇切的友人宛如一件可放心倚靠的東西，將本有的心淡淡的拿出，這就是愚呆的心。

和世人交接，往往必須防被陷害或利用，我和我的老滑頭哥們交接談話，也常常防備注意，因之他們的好滑心意一看了然，不會被耍弄。

思念的夜

在那黑夜裏，我思念着她，我似乎在她昏黑的芬香的臥室裏似的，似乎立在她的院裏似的，這些感觸真是真實。

她的行動，門幕，院裏的花，帳裏的被，琴合手指，歌聲，那些往事的各樣的溫存的形式，都幽密的幻想出，我宛如又置身在那些往事裏。這些過去一年多的往事，像昨日方過去一樣。

到了第二天，我又有了了一個感觸，於是我在紙上寫出一首小詩說：

思念的夜呵，
你像她眼睛的黑。

禮貌

禮貌不用於不知己的人，對不知己的人，只出平正或靜默的樣子。禮貌是用給知己的人，是對他的敬愛。

禮貌是長出自己的真心，去給別人的敬愛的行爲，一虛僞就成了沒個性的皮毛。

我常想愛人和夫婦之間更須要禮貌，這真是大可考究的事，雖不必相敬如賓，但必須有一種由愛生出的優美的理性的禮貌，無論友情或愛人之間，若失去了禮貌，就失去了敬愛的真誠的心。

但所謂禮貌者，並不是單調的客氣行爲，單調久之，即成虛僞，必須是由敬愛生出的創造的，流動的，優美的禮貌。

人世的憂患

人世的憂患，就是可憎惡的事，總一步步的緊逼我，我一步步的退，她就一步步的吞蝕我，人們也都在凶惡

的吞殺我，我窘苦的藏在我的憂患的屋裡，我無力。

偉大的溫柔的，光明的愛人，救救我，新生的，我的愛人，我總想向你的溫柔的世界裏逃，那裡有我的真的生命。

『還我頭來』及其他

梁遇春

關雲長兵敗麥城，雖然首級給人拿去招安，可是英靈不散，吾舌尚存，還到玉泉山，向和尚訴冤，大喊什麼「還我頭來！」這是多麼驚心動魄的事，萬想不到我現在也來發出這同樣陰慘的呼聲。

但是我並非愛做古人的鸚鵡，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在這口號盛行的時節，我未免心慌，也想做出一兩個簡單精鍊的字句，閒時藉牠長嘯一番。想了幾個整晚。纔得「還我頭來」這四個字，放在口裏嘗試一下，也覺洪亮不錯；所以冒抄襲之名，暫借來做口號，當題目。

在所謂最高學府裏頭，上堂，吃飯，睡覺，匆匆地過了五年，到底學到了什麼，自己實在很懷疑。然而一

同同學們和別的大學中學的學生接近，常感覺到他們是全知的——人們，（差不多要寫做上帝了。）他們多數對於一切大大小小長短短短的問題，都有一定的意見，說起來滔滔不絕，這是何等可羨慕的事。他們知道宗教是應當「非」的，孔丘是要打倒的，東方文化根本要不得，文學是蘇俄最高明，小中大學都非專教白話文不可，不然就有腐化嫌疑，文學是進化的（因為胡適先生有一篇文學進化論），行為派心理學是唯一的心理學，哲學是要跟科學的，新的一定是好，一切舊的總該打倒，以至戀愛問題女子解放問題……他們頭頭是道，十般武藝無一不知。魯拙的我看着不免有無限的羨慕同妒忌。更使我讚美的是他們的態度，觀察點總是大同小異——簡直是全同無異。有時我精神疲倦，不注意些，就分不出是誰在那兒說話。我從前老想大學生是有思想的人，各個性格不同，意見難免分歧，現在一看這種融融和和的空氣，纔明白我是杞人憂天。不過凡庸的我有時試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仔細想一下，總覺頭緒紛紛，不是我一個人的力幾秒鐘的時間所能了解。有時嘗

盡艱難，打破我這愚拙的網，將一個問題，從頭到尾，好好想一下，結果却常是找不出自己十分滿意解決的方法，只好歸咎到自己能力的薄弱了。有時學他們所說的，照樣向旁人說一下，因此倒得到些恭維的話，說我思想進步。榮譽雖然得到，心中却覺慚愧，怕的是這樣下去，滿口只會說別人懂（？）自己不懂的話。隨和是做人最好的態度，爲了他人，失了自己，也是有犧牲精神的人做的事；不過這麼一來，自己的頭一部一部消滅了，那豈不是個傷心的事情嗎？

由讚美到妒忌，由妒忌到誹謗是很短的路。人非聖賢，誰能無過，我有時也免不了隨意亂罵了。一回我同朋友談天，我引美國 Cabell 說的話來洩心中的積憤，我朋友或者猜出我老羞成怒的動機，看我一眼，我也只好住口了。現在他不在這兒，何妨將 Cabell 話譯出，洩當時未洩的氣，Cabell 在他那本怪書，名字叫做「不朽」Beyond Life 中間說：

「印刷發明後，思想傳布是這麼方便，人們不要麻煩費心思，就可得到很有用的意見。從那時候起很少人

高興去用腦力，因此傷害自己的腦。」

Cabell 在現在美國，還高談 Romance，提倡吃酒，本來是個狂生，他的話自然是無足重輕的，只好借來發點牢騷不平罷！

以上所說的是自己有願意把頭弄掉，去換幾個時髦的字眼的危險。此外在我們青年旁邊想用他快刀潤斧來取我們的頭者又大有人在。思想界的權威者無往而不用其權威來做他的文力統一。從前晨報附刊登載青年必讀書十種時候，我曾經搖過頭。所以搖頭者，一方面表示不滿意，一方面也可使自己相信我的頭還沒有被斬。這十種既是青年所必讀，那麼不去讀的就不好算做青年了。年紀還青而失掉了做青年的資格，這豈不是等於不得保首級。回想二三十年前英國也有這種開書單的風氣。但是 Lord Avebury 在他「人生樂趣」(The Pleasure of Life) 所開書單的題目不過是「百本書目表」(List of 100 Books)。此外 Lord Acton Shorter 等所開者，標題皆用此。彼等以爵士之尊，說說尚且這麼謙虛，不用什麼「必讀」等命令式字眼，真使我不得不佩服西人客氣的

精神了。想不到後來每况愈下，梁超啓先生開個書單，就說沒有念過他所開的書的人不是中國人，那種辦法完全是青天白日當街殺人劊子手的行爲了。胡適先生在「現代評論」會說他治哲學史的方法是唯一無二的路，凡同他不同的都會失敗。我從前會想抱嘗試的精神，懷疑的態度，去讀哲學，因為胡先生說過真理不是絕對的，中間很有商量餘地，所以打算捨胡先生的大道而不由，另找個羊腸小徑來。現在給胡先生這麼當頭棒喝，只好擺開夢想，搖一下頭——看還在沒有。此外還有人要我們學文學的人所讀所做的都帶了革命色彩，——到底什麼叫做——「革命文學」我實在不懂。總之在旁邊窺伺頭者，大有人在，所以我暑假間趕緊離開學府，萬里奔波，回家來好好保養這七斤四的頭。

口號是這麼叫，我以後也只願說幾句自己確實明白了解的話，不去高攀，談什麼問題主義，免得跌重。說的話自然平淡凡庸或者反因為牠的平淡凡庸而深深地表現出我的性格，因為平淡凡庸的話只有我這魯拙的人，纔能夠說出的。無論如何總不至失掉了頭。

末了，讓我抄幾句 Arnould 在 Port-Royal Logic 裏面的話，來做結束罷。

「我們太容易將理智只當做求科學智識的工具，實在我們應該用科學來做完成我們理智的工具；思想的正確是比我們由最有據的科學所得來一切的空想智識都要緊得多。」

中國普通一般自命爲名士才子之流，到了風景清幽地方，一定照例地說若使能夠在此讀書，真是不辜負此生。由這點就可看出他們是不能真真鑑賞山水的美處。讀書是一樣樂事，遊山玩水也是一件樂事。若使當讀書時候，一心想什麼飛瀑松聲絕崖遠眺，我們相信他讀書趣味一定不濃厚，同樣地若使當看到好風景時候，不將一己投到自然懷中，熱烈領會生存之美，却來排名士架子，說出不冷不熱的套話，我們知道他實在不能夠吸收自然無限的美。我一想到這事，每每記起英國大詩人 Chaucer 的詩幾行。（這幾行是我深信能懂的，其餘他文字太古了，實在不能知道清楚。）他說：

語絲

第一百四十六期

“When that the months of May

Is comen, and that I here the foules synge,

And that the floures synnen for to sprynge,

Farurl my boke and my devoaon.”

Legende of good Women.

大意是當五月來的時候，我聽到鳥唱，花也漸漸爲春天開，我就向我的書籍同宗教告別了。要有這樣的熱誠纔能得真正的趣味。徐地生先生說中國人缺乏 enthusiasm，這句話值得一百圈。實在中國人不止對重要事沒有 enthusiasm，就是關於遊戲也是取一種逢場作戲隨便玩玩的態度，對於一切娛樂事情總沒有什麼無限的興味。閉口消遣開口銷愁，全失丟人生的樂趣，因爲人生樂趣多存在對於一切零碎事物普通遊戲感覺無窮的趣味。要常常使生活活潑生姿，一定要對極微末的娛樂也全心一意地看重，熱烈地將一己忘掉在裏頭。比如要談天，那麼就老老實實說心中自己的話，不把通常流俗的意見，你說過來，我答過去地敷衍。這樣子談天也有真趣，不至像刻板文章，然而多數人談天總是一副皮面話，聽得真使人難過。關於說到這點的文章，我最愛讀蘭

姆(Lamb)的Mrs. Battle's opinions on Whist。那是一篇遊戲的福音，可惜文字太妙了，不敢動筆譯。再抄一句直腿者流的話來說明我的鄙見罷。A.C. Benson在「從學窗看出去」(From a College Window)裏說：

「一個人對於遊戲的態度愈鄭重，遊戲就越有趣了。」因為我們對一切是都有些麻木，所以每回遊玩山水，只好借幾句陳語來遮飾我們心理的空虛。為維持面子的緣故，漸漸造成虛偽的習慣，所以智識階級特別多偽君子，也因為他們對面子特別看重。他們既然對自然對人情不能夠深切地欣賞，只好將快樂全放在淫慾虛榮權力錢財……這方面。這總是不知生活術的結果。

有人說，我們向文學求我們自己所缺的東西，這自然是主張浪漫派人的說法，可是也有些道理。我們若使不是麻木不仁，對於自己缺點總特別深切地感覺。所以對沒有缺點的人常有過量的讚美，而對於有同一缺點的人，反不能加以原諒。Turgeniev 自己意志薄弱，是Hamlet 一流人物，他的小說描寫當時俄國智識階級意志

薄弱也特別動人。Hazlitt 自己癖氣極壞，可是對心性慈悲什麼事也不計較的Goldsmith 却嘖嘖稱美。朋友的結合，因為二人同心一意雖多，而因為性質正相反也不少。為的各有缺點各有優點，並且這個所沒有的那個有，那個自己慚愧所少的，這個又有，所以互相吸引力特別重。心思精密的管仲同性情寬大的鮑叔，友誼特別重；拘謹守禮的Addison 和放蕩不羈的Steele 厚重老成的Southey，全吃大烟什麼也不管的Coleridge 也都是性情相背，居然成歷史上有名友誼的榜樣。老先生們自己道德一塌糊塗，却口口聲聲說道德，或者也是因為自己缺乏，所以特別覺得重要。我相信天下沒有那麼多偽君子，無非是無意中行爲同口說的矛盾罷了。

我相信真真了解下層社會情形的作家，不會費筆墨去寫他們物質生活的艱苦，却去描寫他們生活的單調，精神奴化的經過，命定的思想，思想的遲鈍，失望的麻木，或者反抗的精神，蔑視一切的勇氣，窮裏尋歡，淚中求笑的心情。不過這種細密精緻的地方，不是親身

嘗過的人像 Dostoevski, Gorki 不能夠說出，出身純樸的青年文學家，還是扯開仁人君子的假面，講幾句真話罷！

因爲人是人，所以我們總覺人比事情要緊，在小說裏描狀個人性格的比專述事情的印像會深得多。這是一件非常明顯的事，然而近來所看的短篇小說多是叙一兩段情史，用幾十個風花雪月字眼，真使人失望。希望新文豪少顧些結構，多注意點性格。Tolstoy 的「伊凡伊列支之死」，Hawthorne 的 Sight from a steeple, An old Apple dealer，都是一點事實都沒有的小說，也都是有名的傑作。

七月六日，於福州。

秋歌

Theophil Gautier 作

小蕙譯 半農校改

早已有許多的枯葉，
散落在乾黃的草地上，
早晚的風也冷了。
啊！美好的日子過完了。

語絲

第一百四十六期

我們看見開着的花，
那已是花園中最後的寶藏了。

大刺菊已帶上了他的金章，
金盞花也已帶上了他的金帽了。

雨打在池子裏翻着泡；

屋頂上的燕子，

也喃喃的商量着：

冬天到了啊！冷天到了啊！

關於小說目錄兩件

去年夏，日本辛島曉君從東京來，訪我于北京寓齋，示以涉及中國小說之目錄兩種：一爲內閣文庫書目，錄內閣現存書；一爲船載書目數則，彼國進口之書帳也，云始元祿十二年（1690）或前年而迄于寶曆四年（1754），現存三十本。時我方將走廈門避警，卒卒尠暇，乃託景宋君鈔其前者

之傳奇演義類，置之行篋。不久復遭排擠，自
閩走粵，迄無小休，况乃披覽。而今復將北道，
整裝觀之，蠹食已多，悵然興歎。竊念錄中之刊
印時代及作者名字，此土新本，概已刪落，則此
雖止簡目乎，當亦為留心小說史者所樂聞也，因
藉語絲，以傳同好。惜辛島君遠隔海天，未及徵
其同意，遂成專擅，因以為歉耳。別有清錢曾所藏
小說目二段，昔從是園書目鈔出，以其可知清
初收藏家所珍皮者是何等書，并綴于末。一九二
七年七月三十日之夜，魯迅于廣州東堤寓樓記。

甲 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

子。第十類，小說。

一 雜事（未鈔）

二 傳奇演義，雜記

歷代神仙通鑑（二十二卷，目一卷。明陽宣史撰。清
版。二十四本。）

盤古唐虞傳（明鍾惺。清版。二本。）

有夏誌傳（明鍾惺編。清版。四本。）

有夏誌傳（同上。清版。八本。）

列國誌傳（明陳繼儒校。明版。一二本。）

英雄譜（一名三國水滸全傳。二十卷，目一卷，圖像一
卷。明熊飛編。明版。一二本。）

水滸全書（百二十回。明李贄評。明版。三二本。）

忠義水滸傳（百回。明李贄批評。明版。二十本。）

水滸傳（七十回；二十卷。王望如評論。清版。二十
本。）

水滸傳（七十回；七十五卷，首一卷。清金聖歎批註。
雍正十二年刊。二四本。）

水滸傳（同上。伊達邦成等校。明治十六年刊。一二
本。）

水滸後傳（四十回；十卷，首一卷。清蔡彖評定。清
版。五本。）

水滸後傳（同上。清版。十本。）

水滸志傳評林（二十五卷。第一至七卷缺。明版。六
本。）

南北兩宋誌傳（二十卷。明陳繼儒。明版。十本。）

繡像金鎗全傳（五十回，十卷。第四十六回以下缺。清

廢閑主人校。道光三年刊。八本。）

皇明英武傳（八卷。萬曆十九年刊。四本。）

皇明英烈傳（明版。六本。）

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明樂舜日。明版。二本。）

全像二十四尊羅漢傳（六卷。明朱星祚編。萬曆三十二年刊。二本。）

平妖傳（四十回。宋羅貫中。明龍子猶補。明版。八本）

平妖傳（四十回。明張無咎校。明版。六本。）

平虜傳（吟嘯主人。明版。二本。）

承運傳（四卷。明版。二本。）

八仙傳（明吳元泰。明版。二本。）

金雲翹傳（二十回，四卷。青心才人。清版。二本。）

鍾馗全傳（四卷。安正堂補正。明版。一本。）

飛龍全傳（六十回。清吳璿刪訂。嘉慶二年刊。一六本。）

繡像飛蛇全傳（三十二回，四卷。嘉慶二十二年刊。二本。）

再生緣全傳（二十卷。清香葉閣主人校。道光二年刊。

三二本。）

金石緣全傳（二十四回。清版。六本。）

玉茗堂傳奇（四種，八卷。明湯顯祖。明版。八本。）

玉茗堂傳奇（同上。明沈際飛點次。明版。八本。）

五種傳奇再團圓（五卷。步月主人。清版。二本。）

兩漢演義傳（十八卷，首一卷。明袁宏道評。明版。一六本。）

三國志演義（十二卷，宋羅貫中。萬曆十九年刊。一二本。）

三國志演義（二十卷。萬曆三十三年刊。八本。）

三國志演義（二十卷。明楊春元校。萬曆三十八年刊。

五本。）

後七國樂田演義（二十回。烟水散人。乾隆四十五年

刊。二本。）

唐書演義（八卷。明熊鍾谷。嘉靖三十二年刊。四本。）

唐書演義（明徐渭批評。明版。八本。）

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六十回，二卷。宋羅本。明湯顯祖

批評。清版。四本。）

反唐演義全傳（姑蘇如蓮居士編。清版。十本。）

兩宋志傳通俗演義（二十卷。明陳尺蠖齋評釋。明版。十本。）

封神演義（百回，二十卷。明許仲琳編。明版。二十本。）

人物演義（四十卷，首一卷。明版。一六本。）

孫龐鬪志演義（二十卷。吳門嘯客。明版。四本。）

孫龐鬪志演義（同上。明版。三本。）

孫龐演義（四卷。澹園主人編。清版。二本。）

武穆演義（八卷，明熊大本編。後集三卷，明李春芳編。嘉靖三十一年刊。十本。）

宋武穆王演義（十卷。明熊大本編。明版。五本。）

岳王傳演義（明金應鸞編。明版。八本。）

全相平話（十五卷。元版。五本。）

新編宣和遺事（二集二卷。清版。二本。）

聖歎外書三國志（六十卷，首一卷。第三十八至四十二

卷缺。清毛宗崗評。乾隆十七年刊。二二本。）

東周列國志（二十三卷，首一卷。清蔡乘評。清版。二四本）

新列國志（百八回。黑愁齋。明版。一二本。）

禪真逸史（四十回。明清心道人編。清版。一二本。）

禪真逸史（同上。清版。四本。）

豔史（四十四回；首一卷。明齊東野人編。明版。九本。）

女仙外史（百回。清呂熊。清版。二十本。）

蟬史（二十卷；繡像二卷。磊柯山房主人。清版。一二本。）

西洋記（百回，二十卷。明羅懋登。清版。二十本。）

西遊記（百回。明李贄批評。明版。十本。）

全像西遊記（百回。華陽洞天主人校。明版。十本。）

西遊真詮（百回。明李贄等評。清版。十本。）

繡像西遊真詮（百回。清陳士斌評；金人瑞加評。清版。二四本。）

繡像西遊真詮（同上。清版。二十本。）

繡像西遊真詮（同上。清版。十本。）

西遊證道書（百回。明汪象旭等箋評。明版。二十本。）

後西遊記（四十回。清天花才子評點。乾隆四十八年

刊。十本。）

丹忠錄（四十回。明孤憤生。熱腸人偶評。明版。四本。）

醋胡蘆（二十回，四卷。化雄教主編。心月主人等評。

明版。四本。）

全像金瓶梅（百回，二十卷。明版。二一本。）

金瓶梅（百回。清張竹坡批評。清版。二四本。）

金瓶梅（同上。清版。二十本。）

國色天香（十卷。明謝友可。萬曆二十五年刊。十本。）

玉嬌梨（二十卷。莫秋散人編。明版。四本。）

新編勦闖通俗小說（十回。明版。二本。）

新編勦闖通俗小說（同上。西吳懶道人。日本寫本。二本）

古今小說（四十卷。綠天館主人評次。明版。五本。）

紅樓夢（百二十回。清程偉元編。清版。二四本。）

紅樓夢圖詠（清改琦。明治十五年刊。四本。）

龍圖公案（聽玉齋評點。明版。五本。）

繡像龍圖公案（十卷。明李贊評。嘉靖七年刊。六

本。）

隨感錄

二三 再是順天時報 起明

日本漢文報是日本侵略擾亂中國之最惡辣的一種手段，順天時報則是此類漢文報中之最惡辣的一種。我從前特地定閱，看看他們在那里怎樣地胡說，有時候也找到點材料批評幾句，可是近來真有點看不下去了。他除了做本國軍閥政府的機關之外，又兼代中國的各反動勢力鼓吹宣傳，現在已成爲某派的半官報。我本來也還不至于這樣無定見，看了牠的宣傳便會感化，漸漸地變成三小子，但拏錢去買這樣東西來看，天天讀了要不舒服，生氣，那是何苦呢？所以我決定不再看順天時報這個天下最惡劣的東西了。日本漢文報之胡鬧已是有目共見的事實，只要不是媚外的政府就應該依法取締的，不必等我們來引經據典地揭發牠的惡跡。雖然不看順天時報了，我相信牠如活著決不會改變，一定還是繼續搗亂下去，我在這里無妨武斷地說一句，我們也應該繼續反對這侵略擾亂中國的日本漢文報，不必再去找尋新的證據，因爲牠的過去的惡事已經儘夠了。八月十五日。

去年正月裏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裏邊講到在中國的日本漢文報，有幾句話頗有可供參考的地方，今抄錄于此。『……但是比這個還有更危險的一件事，大家都沒有覺到，這便是外國人來鼓吹中國的有害的舊思想，一樣地替他們養成帝國主義的奴隸而其效率特大，比那些宣傳外來的宗教者要「事半功倍」，因為這壞思想原是中國固有的。——這是日本人所做的教育言論事業，如東省的公學校，北京的漢文順天時報。』

日本的公學校的辦法本來與教會的中學校沒有多少不同，不過相信灶君門神的國教的中國人要他改信耶和華比較地還費點手脚，皇帝却是自己也有過而且正希望着再有起來的，所以叫他歸依天皇却是順水推舟，不但愚民感戴，便是紳士們也是樂意的了。至于在中國發行漢文報的手段，尤其是惡辣得可以。辦學校還是公然的，固定的，有人願意受這種順民教育，還要他自己尋上門去，現在則你在

家裏坐着，每天會把那函授奴隸講義似的漢文報分送來給你看，真正巧妙極了。恰巧又有不長進，不爭氣的同胞們，認賊作父地爭先購讀，真是世界無雙的現象：中國人的昏愡即此可見一斑，這樣地下去，真是「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二四 頭髮名譽和程度 起明

八月二十日世界日報載「歐陽曉瀾謂女附中未拒絕剪髮女生投考」，結果是拒絕投考云無其事而不取剪髮女生却是事實，請看這一節該女附中主任的談話：

「往時剪髮生投考者，程度均不甚佳。……至校中諸生所以未有中途剪髮者，因本校學生素愛名譽，學校既以整齊為教，學生亦不願少數人獨異。」

原來頭髮是與名譽和程度有這樣的關係，真開發我的見識不少。剪髮是不名譽的事，因為憲諭煌煌，在那裏禁止，在順民看來當然是無可疑的。但是程度呢？難道這真與頭髮有神秘的關係，烏雲覆頂則經書爛熟，青絲墜地而英算全忘乎？奇哉怪哉，亦復異哉！雖然，是

殆不足異也，古已有之。舊約士師記第十六章說：

「參孫對她說，向來人沒有用剃頭刀剃我的頭，因為我自出母胎就歸上帝作擊細耳人，若剃了我的頭髮，我的力氣就離開我，我便軟弱像別人一樣。」

大利拉使參孫枕着她的膝睡覺，叫了一個人來剃除他頭上的七條髮辮。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氣就離開他了。大利拉說，參孫哪，非利士人拿你來了。參孫從睡中醒來，心裏說，我要像前幾次出去活動身體，他却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他了。非利士人將他掣住，剝了他的眼睛，帶他下到迦薩，用銅鍊拘索他。他就在監裏推磨。」

是的，她們毛丫頭剪除了頭上的兩條髮辮，于是女兒經的信徒克制她們，她們的名譽和程度離開她們了。阿門！

二五 象牙與羊脚骨 起明

英國麥開耳教授著希臘詩講義 (J.W. Mackail, Lectures on Greek Poetry) 裏有一篇講諦阿克列多思與其

牧歌，說起詩人用字之妙，他能把平凡粗俗，了無美感的字擊來，一經運用，便成絕妙的詞句。牧歌第十農夫中叙一農夫唱歌，列述女之美麗，有一句云，「*Podas astragaloi teu*」，麥開耳說，「在這幾個字裏充滿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朦朧之美。安特路蘭君譯這牧歌時感到這個美，——他怎會不感到呢？但他沒有法子，只能用宮廷小說體把牠述出來，曰「你的脚是像象牙彫成的。」有像象牙彫成的脚的人，身穿柔軟的衣服，住在王宮裏；在希臘原文裏並沒有象牙彫的這些字樣。……他是說，「你的脚是羊脚骨」，諦阿克列多思便把這句俗話照原樣拿過來，使牠變成靈活，使牠變成詩。他在這一句裏不但明顯地表現出一幅圖畫，兩隻細而黃的脚，跟着脚釧的丁東聲跳上跳下的，上邊的身體搖晃着，曼聲吟唱着，而且還能表出一種內的美感，一種小說的或者幾乎幻術的趣味。」

這牧歌第十我也曾譯過，登在陀螺裏邊。我知道這 *Astragalos* 是羊脚骨，知道古代婦女子常用這種脚骨像

吾鄉小兒「稱子」似地拋擲着玩耍，也在希臘古畫上見過這個遊戲的圖，可是沒有法子可譯：從漢文上看來，羊脚骨沒有一點詩與美，普通的聯想只是細，此外什麼都不能表出，所以不好直譯；我想改譯作骰子，可是這「花骨頭」的聯想也不能恰好，結果還是學了安特路蘭，勉強湊了一句「你的脚是象牙」。原文下一句曰：The phóna de trukhnos,，譯作「你的聲音是阿芙蓉」，總算可以對付了：Trukhnos就是現今醫藥上的Strychnine一字的祖先，是一種有麻醉性的毒草，這里用以形容歌聲之令人迷惘坐忘，漢文如用番木鱉或食若來譯最爲適合，但是這只有毒草的聯想，意味便截然不同，幸而有鴉片在，還可以移用一下子。然而在那羊脚骨上却終於完全失敗了。

麥開耳教授批評安特路蘭，說得很有道理的，但他自己也弄了一個小小的錯誤。牧歌第十中唱情歌的那個農夫麥開耳說是拔多思（Battos），其實這是別一牧歌

裏的牧人，我們的患相思的割稻的人乃是蒲凱阿思（Bo. Ekaios），與那個看羊的毫無關涉也。八月十七日。

二六 官帖的象徵

豈明先生：

差不多有一年光陰沒有通信了，雖然仍是常常的念及先生。

新近到吉林省城，又使用那邊的「官帖」。這本是見慣的東西，如在此地隨處可見的狐仙堂，同善社，街上張貼的赤禍圖，聖道會宣揚聖教反對赤化的名著，學校裏提倡文言禁止剪髮的明令。但是細看看那上面的福祿壽三星圖，「陪都」徐子樵所寫韓文公廟碑蠅頭小楷，各色各樣朱墨赫然大印，以及那許多的符號，覺得象徵此間的社會及民衆思想，這是再好沒有的東西了。所以帶一張來供賞玩，反正這邊的社會已推行到關裏來了，先生們對於這東西必不會不能理解的。

八月四日，阿囊自哈爾濱。